

龍虎風雲

飛燕擊龍

(台灣) 卧龍生著



台港澳小说名家

卧龙生

第五册

(台湾)卧龙生著

四十二

他那里知道，杨梦寰服用赵小蝶相赠的灵丹，乃当年天机真人半生致力研究而成的秘方手制，但因那调制的药物难寻，纵然知道秘方，也不易制成此丹，翠蝶为想促成女儿大成，不惜耗消数年之功，每日苦心寻找调制灵丹药，终因灵药难求，一十二种主药，她只寻得了十一种，好在天机真人在研究药方之时，已想到了其中一味主药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灵物，只好另易三十二种药物代替，只是少此一味主药，那灵丹的神效减了一半，虽是如此，但已具起死回生之功，灵效难于伦比。

杨梦寰服药之后，又运气调息了很久，惟恐出手失败，有损师门威望，是以不肯轻举妄动，直待灵丹效能完全发出，自觉精神充沛时，才扭头打量场中形势，准备出手助战。

但见五派高人联手阵势，仍无法挡住天龙帮凌厉冲打，心中豪气忽发，长啸一声，拔剑直跃过去。

这时，天龙帮已冲到相距谷口数丈左右之处，因为李沧澜顾及冲近谷口时，会招致朱若兰出手，未敢再往前冲，暂时停顿攻冲之势。

陶玉微闭双目余光一扫，见杨梦寰拔剑直跃而来，立时身躯一转，避开了朱若兰的视线，低声说道：“师父，设法擒住那姓杨的小子，以他生死作为要胁，可迫使那姓朱的女子俯首就范……”话至此处，忽然觉出不对，连忙停口。

他警觉之心虽然够快，但已为昆仑三子听得，一阳子突然振腕两剑猛攻起，胜一清逼退两步，大叫道：“寰儿快退

下去，眼下都是江湖上身份尊崇之人在动手，那有你插手余地。”

杨梦寰本已身临战场，正待挥剑攻出，突听师父大叫之声，不觉微微一怔。

李沧澜突然大喝一声，呼呼击出两拐，把膝雷逼到一侧，双肩一晃，疾进数尺，左臂一挥，向杨梦寰抓去。

玉灵子长剑一紧，突施一招“杏花春雨”，满天剑光波动，迫的齐元同双轮疾收，挥舞自保，使阳一子腾出手来迎接杨梦寰。

那知李沧澜动作迅快无比，一阳子刚身出剑圈，海天一隻左手已快搭上杨梦寰左臂。

只见杨梦寰身躯一转，忽然闪到了李沧澜的身后，长剑疾出，点向崔文奇的后背“凤眼穴”。闻公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昆仑门下果然不凡，三位道兄身负绝技，不肯炫露，未免私心太重了。”

闻公泰见杨梦寰那侧身一转之势，真是奥妙无比，不但闪让过李沧澜迅如闪电的一抓，而且竟冲入天龙帮九宫阵式之中，心中大感惊奇，暗道：我只道自己未出全力攻敌，原来人人都是如此，昆仑有这等绝妙身法，但昆仑三子竟然不肯用出对敌，究竟是嫩姜没有老姜辣，这娃儿一上来就泄露了师门秘技，心念一转，计谋又生，大声叫了出来，想逼使昆仑三子施展绝学，全力向天龙帮猛攻，即可一睹昆仑绝技，自己又可多保存一点实力。

那知昆仑三子对他激刺之言，充耳不闻，看也不看他一眼。

本来五派计议攻击天龙帮的人手分配，并没有大错，就

五派实力上说，也只有如此，如果天龙帮不排九宫式迎敌，来个分头硬拚，此一仗必然打的惨烈绝伦，那就只有各以武功强弱，分判生死胜败，势必要闹出流血惨局不可，各人就是不愿暴露本身绝学，亦不可能，但因天龙帮以九宫阵式变化对敌，使五派中人无法找到固定的对敌硬拚。以及李沧澜、王寒湘、莫伦三人的武功，高出了五派中人意料之外，使这场预想激战的局面，大起变化，五派高人在激战一阵之后，都有了保存实力的念头，谁也不愿再出全力攻敌，天龙帮虽是一心一意的对付强敌，但因九宫阵式的变化，限制住了个人武功的发挥，使这场预想惨烈生死之拚成了个明为呼应，暗保实力的群殴之局，只有马家宏和王寒湘，在几招近身险搏之后，为了颜面有关，才各把绝学力搏，马家宏施展出天干风雷剑法，十几招后攻势渐转凌厉，剑气漫天，隐隐起风雷之声。

王寒湘折扇划带尖啸，撒下层层扇影，左掌还不时施展劈空掌风击出，因两人相搏过烈，王寒湘不自觉脱离了九宫阵式，形成单打独斗的局面。

李沧澜一抓落空，心头大骇，回头望时，杨梦寰已深入九宫阵中，而且长剑已指袭向崔文奇背心。

崔文奇正挥动软索三才锤和八臂神翁闻公泰动手，那里会想到杨梦寰无声无息的深入阵中，出剑疾袭后背，偏巧闻公泰面对杨梦寰，看的十分清楚，此人心地险诈，一看激怒昆仑三子，立时不再言语，手中青竹杖突然一紧，倏忽间连攻七杖。

这七杖可是他八十一招伏法杖法精奇之学，崔文奇被他陡然的猛攻急打，逼的手忙脚乱，幸得正和峨嵋三老相搏的

莫伦，遥发一记劈空掌风相助，把闻公泰逼的向后跃退。

因他害怕莫伦发五毒神掌，所以不敢硬接，才疾退数尺，让开一击。

但崔文奇经他一轮急攻，分散精神不少，此刻却给了杨梦寰以可乘之机。

其实闻公泰并非存心成全杨梦寰，而是想让崔文奇伤在杨梦寰剑下，激起天龙帮和昆仑派拚命之心，让别人先出全力相搏，他可保存实力，伺机出手，果然这一剑崔文奇毫无所觉。

眼见那闪闪寒芒，就要刺中崔文奇后背的“凤眼穴”，忽闻金环叮当，寒光电奔而到，当的一声，架开了刺向崔文奇后背“凤眼穴”的长剑。

原来陶玉看到崔文奇面临生死关头，顾不得再装模作样，急挥金环剑，架开杨梦寰剑势。

昆仑三子目睹杨梦寰闪避李沧澜探手一抓奇奥身法，心中略感放心，玉灵子低声说道：“寰儿深入阵中，九宫连锁已破，咱们如能趁势猛攻，或能把他们全阵冲乱……”当下剑一变，追魂十二招出手，霎时间寒光飞绕，精芒电掣，威势如江河堤溃直向阵中冲去。

一阳子、慧真子一看掌门人孤剑深入，只得随着一变剑势，两侧相护，三剑联一猛冲，威势又增加一倍，这时，九宫阵位置又动，子母神胆和齐元同对调了位置，胜一清和川中四丑的老大，老二，合守一翼，三人虽然竭尽全力，也无法挡得住昆仑三子这奇猛的攻势，只听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这等不识进退，难道贫道的宝剑，当真就不敢杀人么？”

玉灵子说完，长剑挥处，血雨四溅，陈应左臂被剑划了

一道三四寸长的口子，闷哼一声，向后退去。

原来张钦、陈应、胜一清已被昆仑三子的剑势罩住，迫得手忙脚乱，穷于应付，被迫得险象环生，但三人始终不肯后退一步，玉灵子本不愿伤人，但见三人苦缠不退，如不伤人实难突破阵式，这才探剑刺伤陈应。

陈应一退，张钦和胜一清更难支持，慧真子刷的一剑“朔风狂啸”，剑光掠着张钦头顶扫过，张钦缩头让剑，慧真子乘势而进，飞起一脚，把张钦踢了一个筋斗。

胜一清左掌潜运功力，劈向玉灵子一记掌风，右手九环刀探臂向慧真子劈去，但却被一阳子斜里飞到的长剑接住。

这不过一刹那的工夫，李沧澜一把未抓到杨梦寰，滕雷和张洛、张化又急攻而上。

海天一叟的武功，果然了得，右手运拐，独拒三人攻势，目光却仍投注在杨梦寰身上，想看出他用的什么方法，竟能轻轻的闪避开了自己一招迅快的擒拿。

但见陶玉疾出一剑，解除了崔文奇危难之后，立时探剑疾攻，和杨梦寰斗在一起，这两人一动上手，只看的这一代怪杰，暗暗惊心。

原来金环二郎陶玉攻出剑势，招招诡异难测，并非自己传授的武功，身法亦灵动无比，飘忽如风，不知他在何处学来。

再看杨梦寰的身法，更是奇奥绝伦，不管陶玉剑势如何精妙，他只要轻轻一闪，就让避开去；杨梦寰随手还击两剑，亦是凌厉至极。

待他听得陈应闷哼之声，转脸看时，昆仑三子已冲破了九宫阵式，闻公泰和峨嵋三老，多臂金刚屠一江，因见昆仑三子，全力抢攻，已冲破了九宫连锁变化，不约而同的各出

全力抢攻。一时间，刀光杖影，铍风剑气，威势如排山倒海而下，莫伦、齐元同、崔文奇、川中四丑中的三丑游魂马起，四丑恶魄周邦，尽都被迫出全力对敌，虽然看出胜一清等危急形势，九宫阵破在眼前，却无法分身相救。

忽听李沧澜长啸一声，龙头拐陡然横扫一击，强劲的力道，带起了盈耳啸风。滕雷心头一震，暗道：拐势如此威猛，真是罕闻罕见，仰身一跃，疾退八尺，张化、张洛紧随跃退。

李沧澜一拐逼三人，借势凌空而起，直向昆仑三子扑去，半空挥舞拐杖，幻化出一天拐影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当头罩落。

昆仑三子眼看得手，九宫阵瞬息可破，忽见李沧澜疾扑而到，拐势威猛如泰山压顶而下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就是三人武功再高一点，也不敢以轻灵的宝剑，硬接李沧澜那威猛无俦的拐势，玉灵子大喝一声：“快退！”三人联袂跃起，倒翻出丈余远近。

李沧澜脚落实地，拂然一声冷笑，道：“我们天龙帮和贵派素无嫌怨，三位出手伤人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玉灵子道：“彼此动手过招，自难免有所伤亡，李帮主此刻这等责问，哼哼！实是贫道难以答复的。”

李沧澜听他反唇激讽，不觉心头大怒，冷冷接道：“令师兄玄都观主，盛名卓著，侠肝义胆，大有君子之风，老朽由衷敬佩之极，想不到你却这般不识趣之人，哈哈，难道我们天龙帮还真怕了你不成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陡然一扬长眉，反臂一掌，疾向左侧劈去。

只听一声大叫，张洛一个瘦长的身躯被他一掌震飞起

来，摔出去七八尺。原来张洛借李沧澜正在和昆仑三子讲话之时，悄无声息的欺身直上，一掌劈去。

但李沧澜是何等人物，虽在和昆仑三子讲话，但仍能眼观四面，张洛欺身攻上之时，他已看在眼里，但他艺高胆大，竟把这武林中一流高手偷袭之事，不放眼，直待张洛一掌劈出，他才陡然反臂一掌，猛劈过去，目不转睛，身不翻动，反臂一击，恰到好处，正好和张洛劈出掌势迎个正着，两股强劲的潜力一撞，张洛这瘦长身躯，立时被震飞起来，闷哼一声，摔到七八尺外。

昆仑三子眼看着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，不禁脸色微变。

只听海天一叟哈哈一笑，若无其事一般接道：“老朽素对玄都观主敬仰，更承贵派中人数番援助小女，使老……”话到此处，滕雷已疾扑而上，双拳并出，遥击过去，拳风威猛绝伦，分击向李沧澜两处大穴。

原来他见李沧澜一掌震伤了师弟，心头大怒，潜运真力，施出百步神拳，全力追击过来。

这两拳不但是指的要穴，而且是滕雷毕生功力所聚，李沧澜武功再高，不敢等闲视之，当下冷哼一声，左掌打出这一记劈空掌风，猛向滕雷迎击过去。

两股裂空劲力一接，李沧澜不自禁后退一步，滕雷却闷哼一声，悬空两个斛斗，翻了一丈开外。

这等内家真功的硬拚硬打，丝毫取巧不得，李沧澜天生异禀，生具神力，再加上他精深的内功，更是相得益彰，拐势掌风，强劲无比，滕雷虽是一派掌门人的身份，武功尽得雪山派中奥秘，但因天赋不及对方，以己之短，对人之长，一招硬打，只震得他气血浮动，五腑震荡，脚落实地，喷出

来一口鲜血，赶忙闭目静立，运气调息。

李沧澜回目望处，只见张洛已被张化救起，心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，暗道：“今日和五大门派高人这一战，梁子已经结定，此刻先伤他们几个，挫挫他们斗志，日后也减去几个强敌，心念一转，杀机陡起，一振龙头拐，疾向滕雷扑去。”

突然寒光打闪，昆仑三子一齐挥剑挡住去路，玉灵子举剑封住门户，冷然道：“今日之事，非比寻常，贵帮和本派虽有恩怨可言，但大家争的是《归元秘笈》，如果李帮主肯把奇书献出，贫道等决不再多留难……。”

李沧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就凭你们昆仑三子，还想迫老朽献出奇书么？”猛然振腕一拐，横向昆仑三子扫去。

昆仑三子看他拐势威猛，不敢用剑封架，一齐猛振袂斜跃，让开一拐，玉灵子大喝一声：“李帮主好威猛拐势啊！”振腕一剑“起风腾蛟”，直刺过去。

慧真子长剑疾出一招“八方风雨”幻化一片剑影，猛攻左侧。

一阳子长叹一声道：“李帮主请原谅我们联剑并攻了。”一招“倒撒金钱”从右侧攻上。

这不过一眨眼的工夫，昆仑三子联袂各出一剑，同是追魂十二剑中招术，这等奇奥之学，一人一剑出手，已是威猛奇奥，兼具并有，眼下昆仑三子联手攻出，更是声势吓人，但是一柄长剑挥动之间，幻化出一片剑山光幕，把李沧澜连人带拐，罩入那弥空剑气之中。

海天一叟眼见昆仑三子一出手就结成一片浓密剑网，当真鸟雀难渡，泼水难入，心头亦感骇然，暗道：昆仑派分光

剑法，无怪能驰誉武林，的确是不可轻视，当下潜运真力，大喝一声：“好剑法！”挥拐一抡，舞出了一片护身拐影。但闻锵锵之声不绝于耳，剑拐相触，火星飞溅，昆仑三子的联攻剑势，被李沧澜一拐封开，玉灵子心头一震，暗道：此人武功之高，真是罕见罕闻，如非目睹，实难置信，一领长剑，正待招呼一阳子、慧真子，同使十二追魂剑招，合力克敌，忽见李沧澜疾进一步，左掌猛向一阳子劈去，右手龙头拐，疾点玉灵子小腹“丹田穴”，右腿飞出，一脚踢向慧真子左腿“伏兔穴”，一进之势，分袭三人。

他虽一拐把昆仑三子联攻的剑势对架开去，但已大感骇然，怕昆仑三子再抢先机，联剑合攻，立时先发制人。玉灵子侧身横跨两步，让开点来拐势，暗运内力，出剑一拨，想把对方龙头拐拨开，再欺身出险抢攻。

那知海天一隻李沧澜神力惊人，随手点出一拐，力道亦沉雄绝伦，玉灵子那一拨之势，本是巧劲并非和人角力硬拚，对方龙头拐虽已拨开，但玉灵子却感到握剑右臂，被震的微微发麻。

一阳子横跃五尺，闪避开一记劈空掌风，慧真子却沉玉腕一剑，向李沧澜踢出右腿劈去。

海天一隻李沧澜直踢向慧真子的右腿，突然变成横扫之势，迅快异常，让避开慧真子一剑。疾向玉灵子扫到，劈向一阳子的左掌同时亦收回，疾点玉灵子前胸“神封穴”。

由直击变横扫，让剑攻敌，合一击出，由分攻三人之势，倏忽间集中向相距最近的玉灵子一人下手，当真是变化难测，诡异绝伦。

玉灵子吃了一惊，长剑斜出，横斩海天一隻李沧澜。

李沧澜立时沉腕变招，化指为掌，虚空一按，一股无形劲力，立时发出，不独把玉灵子的长剑震开，而且还迫得身形微震，斜窜出两三步外。

慧真子一声清叱，长剑一摆，舞起一片光幕，化成万点寒星，剑挟风雷，直往李沧澜背后递到，海天一叟李沧澜猛一挫身，堪堪避过慧真子递来一剑，龙头拐往上一迎，势沉力猛，龙头一震，立时化成无数拐影，象有千百枝龙头拐似的，分向四方八面荡开，慧真子知道厉害，不敢硬接，忙振腕一收长剑，使出追魂十二剑的一招“杏花春雨”，把李沧澜的身躯，裹在一片剑光幕里。

李沧澜一声长啸，龙头拐一圈一杖，让开剑峰直往慧真子当胸点到。慧真子连忙斜身让拐，剑随身转正想还招，一阳子已振腕一剑，斜里杀出，这时，玉灵子在避过一掌之后，也挥剑还攻。好个李沧澜，确不愧称为一代草莽枭雄。仗着多年深厚功力，面对昆仑三子的合手围攻，却是全无惧色。三剑一拐，翻翻滚滚，斗在一起，剑影如山，乍分还合。李沧澜在昆仑三子的围攻下，应付虽感吃力，可是还没有呈出丝毫败象。拐挡掌劈，锐不可挡，昆仑三子虽能压制着他，不给他脱出重围，但一时之间，还占不到什么便宜。

挡在谷口的朱若兰和赵小蝶，却仍旧气定神闲，冷眼看着这场旷世难逢武林高手作生死搏斗，赵小蝶刚才看到金环二郎陶玉出手几招，诡秘异常。这几招凌厉无比的剑招，别人看来虽觉惊奇，但赵小蝶却是心里雪亮。为的是她早把这本震动武学的奇书《归元秘笈》熟记在心，奇怪的是陶玉不知从那里学得这些武林绝学，不仅暗暗替杨梦寰担心。其后见杨梦寰巧用五行迷踪步法，把陶玉的凌厉攻势轻轻一闪躲

过，身形飘忽得象鬼影似的，这才放下一块心头石，静看斗场的变化。

王寒湘见李沧澜给昆仑三子合手围攻，一时无法得手。在群雄环伺的当前形势，久战无功，便难逃脱，精钢百折扇向着一阳子面门一点，随手向慧真子拍出一掌。

王寒湘这一点只是虚招，但这一掌却是实招。招式虽有先后，但因快得出奇，看似同时发出，就在慧真子看见王寒湘精钢铁扇向着一阳子面门一点之时，立觉有股奇劲无比的罡风，袭到胸前，一阳子随着斜身滑步，把扫来的扇风，堪堪避过。这时，李沧澜的龙头拐，也从斜里点到，给他点着，右臂非废不可。慧真子万般无奈，只好振腕挥剑，硬接一拐。饶是这样，慧真子这苦头可也吃得不少，虎口震得发热，一条右臂，立见酸麻。李沧澜一招得手，更不饶人，“毒龙出洞”，如影附形的再递出一拐，快同闪电。

一阳子对于这位师妹，脸孔虽冷，内心却热。见她让过掌风，硬接一拐之后，知她这苦头可吃得不小，再来一拐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。在王寒湘的一片扇影中，发出一声深啸，用足八成真力，反手劈出一掌。王寒湘估不到他情急拚命，精钢折扇，正处在一招“蜻蜓点水”，虽可以点中他的肩井穴，废了他的一条右臂，可是自己也得吃中他这一掌，权衡轻重，赶快撤招。一阳子才得从他的扇影中窜出，青钢长剑斜递一招，“横江截斗”硬刺李沧澜的腰腹要害。李沧澜眼看这一招“毒龙出洞”正要得手，突觉一股劲风，从旁袭来，立知不对，赶忙把未递出的招式撤回。龙头拐一沉一搅，再向上一挑，“倒打金钟”，硬砍一阳子的精钢长剑，随着冷笑一声道：“道兄，难道你真个要和老夫拚命。”

一阳子听了不觉心中一凛，赶忙把长剑往回一撤，让过一拐。心想：李沧澜如不开声发话，把这一拐加劲往上一挑，手中长剑不难给他震飞，自己便得在五大门派前，当场现眼。但他却手下留情，出言相敬，难道是看我刚才出手剑挟闻公泰，不让他夺去爱女做人质，才留回这余地么？心有所念，略一分神，李沧澜却把握着这机会，发声作啸，身形平地拔起七八尺高，窜出一丈多远，脱出昆仑三子的包围。

一阳子听闻这一声长啸，恍如迷梦初醒，定神一看，见李沧澜已平空窜出一丈有多，为免有损昆仑派在江湖上的声威，随着也发出一声清啸，身如大鸟凌空，从后窜到。正想凌空发招，陡闻耳畔发出一阵宏亮的声音道：“道兄，让我也来凑凑热闹。”话声未落，但见一条灰影，已拦在他的面前，那人正是点苍派的掌门人马家宏。

当李沧澜凌空冲出时，马家宏固和他有杀弟之仇，就算不存心夺取那本武林奇书，也要和他清算日前那笔过节，恐给他冲出包围，才仗剑拦路。一阳子看透他的心事，出言相激道：“马道兄肯来凑热闹最好，当年括苍山的那笔血帐，道兄想还记在心上。”

李沧澜确不愧称当代武林奇人，绝不把这几名武林高手，放在眼内，不待马家宏身形落地，一拐荡开一阳子长剑后，再擒他一掌，发出一股强猛罡风，迫得马家宏身形无法窜近。

马家宏给挡住后，玉灵子恐给李沧澜乘势冲出，挥剑向李沧澜脑后刺去。李沧澜斜身让剑，左手并指，直点玉灵子“肩井穴”，随着横里扫出一腿。玉灵子右腕一沉，运剑劈李沧澜的左臂，紧接着提丹田真气，身躯凌空而起，让开

李沧澜横里扫来一腿，李沧澜左臂一收，玉灵子趁势施出“八步登空”身法，斜飞了一丈多远，落着实地。李沧澜迫退了玉灵子后，突然仰脸一阵大笑道：“玄都观主请往后站站，老朽要献拙了。”就借这两句话的工夫，已运足了乾元指神功，缓缓举起左手，双目注定了玉灵子，冷冷的接道：

“道兄乃昆仑派掌门之尊，武功自有独到之处，请试老朽一招‘乾元指’如何？”

要知他这“乾元指”神功，乃独步武林绝学，指风所指透金穿玉，玉灵子武功再高一倍，只怕也是挡受不住李沧澜一指攻袭。

一阳子一摆宝剑，横跨两步，挡在李沧澜前面，道：“贫道久闻“乾元指”神功之名，今番有幸一开眼界，何幸如之！”说话之间，左手探臂，拔出长形古剑，剑已离鞘，登时寒光耀射，冷气逼人，双剑交横前胸，蓄势待敌。

李沧澜心念刚才相救受女之情，不愿玄都观主伤在乾元指下，当下一吸真气，胀的满脸通红，勉强把运足的功力收住，正色说道：“道兄品格武功，老朽素所敬慕，区区这乾元指，自知难伤道兄，快请闪让一侧，替老朽留下一步余地吧。”言中之意，软硬兼具。

一阳子如何不知李沧澜是替他保留颜面，只因他知那“乾元指”威力奇大，并世高手，只怕难有硬挡他一指攻袭之人，玉灵子身为昆仑派中掌门，如若伤在对方手下，昆仑派在江湖数百年的威名，不但尽付流水，而且他在极恨之下，可能全力施为，只怕玉灵子命也难以保得，自己拚挡一击，仗宝刀威力，和李沧澜对自己心存的友善，或可逃得他乾元指下……。

他这一番心念转动，也就不过是眨眼之间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李帮主但请出手无妨，贫道：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忽听身后大声叫道：“师兄闪开，让我见识见识誉满武林“乾元指”神功。”

李沧澜目光中透露出杀机，轻缓的冷笑一声道：“很好，道兄如能接得老朽一招“乾元指”，李某人愿把《归元秘笈》亲手奉上……”他微微一顿之后，陡然提高了声音大喝一声：“住手”。

这暴喝好象突然爆烈的一声巨雷，震的人耳际中嗡嗡作响，果然，正在搏斗中的人，都停了手。

李沧澜缓缓把怀中《归元秘笈》取出，托在左手上，目光环视一周，冷然的说道：“不管那一位，只要能从老朽手中取去奇书，我们天龙帮就不再出手抢夺。”他说的最后一字之时，目光正好投注在玉灵子的身上。

五大派武林高手一见李沧澜手中这本武林奇书，都不由自主的围拢过来。

玉灵子微带怒意的喝道：“让开！”长剑偏转，用力一拨，一阳子只得横向一侧跨开两步，玉灵子提聚了全身真气，缓步向李沧澜走去。

海天一叟李沧澜右手一顿龙头拐，铁拐入土半尺，他却冷傲的一笑，缓缓把右手背到后面。

玉灵子去势很缓，每一步都深陷草地中半寸多深，原来他每进一步，都借机提聚了一分功力，准备以自己生平修为，硬接李沧澜“乾元指”神功的一击。

忽然间一阵疾风，掠着李沧澜身侧而过，一条人影快的象闪光一般，到了他高举的左手旁侧，玉灵子微一怔神，停

下了缓进的身子。

寂静的山谷中，响起了一声闷哼，那迅如雷霆的人影，忽然间倒了下去，听不到第二声喘息或呻吟，草地上，却直挺挺躺着一具尸体，高手环立，众目睽睽，却无人看清那人如何死去。

海天一隻李沧澜冷冷笑道：“那一位还有兴致，试试区的乾元指？”

一阳子定神看去，横尸草地上的，竟是华山派中的多臂金刚屠一江，不禁心头大骇，这位身列江湖第一流高手的人，死的竟是这等无声无息，全身看不出一点伤痕。

原来多臂金刚屠一江目睹李沧澜背起右手，单用一只左手高托着《归元秘笈》，心中忽然一动，一声不响的暗中提聚真力，陡然直掠了过去，想把奇书抢到手中，那知手还未触及奇书，忽觉一股潜力直击过来，他一心抢书，忘了运气防护，也难挡李沧澜这“乾元指”神功威力，只觉击来暗劲直透内腑，心脉崩断，肝脏透穿，闷哼一声，当场死去。

群豪目睹屠一江惨死之情，无不心头大振，就是天龙帮属下的五旗坛主，也看的耸然动容，他们平日虽知帮主武功奇高，身怀独步武林的乾元指神功，但却未料到乾元指竟有这等威奇之力，不需扬手作势，竟能借一股暗劲，杀死武林中一等高手。

闻公泰忽的一摆青竹杖，向前疾冲几步，马家宏只当他情急拚命，当下一伸右臂，拦住去路，低声劝道：“闻兄暂请保持冷静，乾元指未必就有这等惊人威力，其中或有隐情。”

八臂神翁闻公泰何等阴辣，岂肯再冒大险，他向前疾冲